

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藝術作品

對人文教育的啟示—以〈馬拉之死〉與 〈1808年五月三日〉為例

謝攸青

本文將針對法國大革命時代，兩位藝術家的兩件繪畫作品--大衛的〈馬拉之死〉與哥雅的〈1808年五月三日〉，進行比較與詮釋，分析其作品在理性與感性思維上的啟示性意義，並探討這些現象可以啟示我們哪些思維，及在人文教育上有何意義。

基於後現代藝術教育的觀點，認為「藝術是文化的產物」，藝術被認為是人類生命過程中參與世界的方式。因此，不同的藝術家的作品，其實反映了不同的生命價值之思維，詮釋藝術品的內涵，將有助於豐富並啟示人文教育的內容。

大衛的〈馬拉之死〉是屬於新古典主義的作品；哥雅的〈1808年五月三日〉則屬於浪漫主義的作品，兩者雖均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民主思潮相關，卻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與表現方式：前者描述的是一位革命英雄死亡的記實，表現死者為革命而犧牲，理性而嚴肅地將馬拉死亡的一刻，客觀描述為具有永恆價值的一刻，畫面強調一種追求完滿崇高情操之可貴；後者雖也是根據歷史事件描寫西班牙人民勇於抗爭最後遭屠殺時面對死亡的情境，畫面卻強調一種激烈的衝突情感，反映出人類面對死亡時恐懼、脆弱的天性。本文將從畫作的理性與感性的不同表達，探討這些藝術相關與延伸的藝術哲思性內容，如何在人文教育中應用，了解其人文教育上之啟示性意義。

關鍵字：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人文教育、理性、感性

作者現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通訊作者：謝攸青，e-mail: futuplan2@gmail.com

壹、前言

一、本文將從藝術史與藝術思想探究藝術課程內容，以作為藝術課程內容設計之參考

藝術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已是許多教育學者們所肯定，但事實上美學的概念與思考、藝術社會學與藝術觀……等等，這些核心的思維，其所蘊藏的豐富內涵，可以在教育上提供什麼樣的啓示與意義，更是接續下來很重要的研究課題，這也是本文希望探討的範疇。

在整個西方藝術的發展過程中，藝術其實是與人文思想的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在不同藝術發展的過程中，其中所包含的藝術觀、藝術作品與藝術家的思想，各自都透露著某種深層的文化思維。以後現代「藝術是文化的產物」的觀點來看，藝術被認為是人類生命過程中參與世界的方式。藝術教育者應該要去檢視各種文化實踐、文化製品，比如符號表徵系統和各種象徵的實踐意義，而不是檢視那些來自美麗情緒下所產生的美麗事物（Jagodzinski, 1991 轉引自Pearse, 1997：36；謝攸青，2006：120）。

Efland 更建議根據不同的藝術家所關心的問題去探究藝術，也可利用爭議性論題，來凸顯出並沒有特定觀點是絕對權威的這一事實（Efland et al.,1996:72）。而小敘述地針對某種小範圍的藝術作品作探究，將有助於我們作較深入的思考，並具體化其與生命教育、人文教育的關連性。

基於此，本文將針對啓蒙時代法國大革命後的兩件藝術作品，做進一步的深入比較，探討兩者不同的思維基礎。我們將引出新古典主義所立基的理性思想，與浪漫主義的感性思維，檢視這兩種不同思維下的藝術圖像之表現意義，並分析其在教育中的啓示與教育意義，期能建構出具體藝術課程內容可參考的基礎內容。

二、以法國大革命時代相關的作品做為藝術課程內容探究的核心

法國大革命時代乃啓蒙時代一些哲學思想啓發之下的重要事件，在西方世界的啓蒙時代裡，有許多思想家提出他們可貴的想法，不僅影響了整個歐洲的知識份子，更使得整個歐洲的政治生態為之改變。在這個過程中，藝術家也扮演著他們身為大時代一份子的角色，畫下記錄著時代印記的作品。大衛（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與哥雅（Francisco Goya,1746-1828）是兩位相當有特色的藝術家，分屬於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本文即針對他們作品，挑選出同樣與法國大革命這一個政治事件相關、同樣描寫出人類死亡題材的兩件作品，來比較分析並揭示出，同樣是描寫民主意識相關的作品，卻有非常不同的表現方式與傳達意涵。

這兩件作品為大衛的〈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 如圖 1），與哥雅的〈1808年五月三日〉（The Third of May, 1808, 如圖 2）。大衛的〈馬拉之死〉屬於新古典主義（Neo- Classicism）的作品；哥雅的〈1808年五月三日〉則屬於浪漫主義（Romanticism）的作品，兩者雖均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民主思潮相關，卻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與表達。前者，描述的是一位革命英雄死亡的事件，表現死者為革命而犧牲，理性而嚴肅地將馬拉死亡的一刻，描述得完美、適切而崇高。這是一種理性主義下的英雄形象，一個具有永恆價值的一刻；後者，根據歷史事件描寫西班牙人民遭拿破崙軍隊屠殺的事情，畫面卻強調一種激烈的衝突情感，雖也是描述死亡相關的題材，哥雅所強調的卻是人性中面對死亡時，即便義憤填膺，仍然存在的脆弱與恐懼。

三、具體化法國大革命時代藝術相關內容的啟示，以作為相關藝術課程設計的方向與基本原則

當我們在面對藝術品時，我們並不是把她奉為高不可攀的聖物，而是將她當成一個體驗人類的生命與文化的資源之重要媒介。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源裡，有太多我們可以去深思的問題，如果我們只是把它當成僵硬不變的真理，她只能是封閉的知識；而如果我們能靈活地深思，並融入自己生活世界作思考，則足以啟發我們的心靈，使我們具有開創性、批判性，且能增添生命的活力。本文將藉由分析比較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具體內涵，從畫作的理性與感性的不同表達，以上述這兩件作品為例，了解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藝術課程內容可以具體化的相關啟示，以作為相關藝術課程設計的方向與基本原則。



圖 1 大衛的〈馬拉之死〉



圖 2 哥雅的〈1808年五月三日〉

貳、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背景與思想

這個時代對於整個人類世界而言，本就是一個極具意義的時代。一是科學、民主、自由的思維之發展，另一則是革命的政治事件。而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則是這個時代的兩個重要的藝術風格，這兩個藝術風格與此時代背景及其中思想的發展有其緊密的關係。

當我們以此時代的藝術做為課程內容時，讓學生了解這時代思想、科學上的進展，以及其對於革命事件的影響，將有助於增進學生理解其藝術與人文思想對於人類世界發展之重要性，因此，在分析藝術作品之前，先對於這時代的思想科學上的進展有初步的認識，是很重要的，以下我們將從法國大革命時代的人文思想與特質做分析，再進一步分析其藝術。

一、哲學思想上的豐富成果與革命事件之關係

以科學、民主、自由的思維之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個時代我們稱它為「啓蒙時代」，受到 17 世紀以來科學與思想家的影響，諸如包括牛頓（Isaac Newton, 1643-1727）的新科學、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新自由主義哲學、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哲學家的思想，都是當時提供了人們啓發性思維的重要思想家（Bryan, 2001：102-132）。

以革命的政治事件之意涵來看，政治上發生法國大革命是其中一個重大的事件，後來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的軍隊喊著「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潘播，2001），橫掃歐洲各國，造成極大的影響。

事實上，這個大時代革命運動的發生，除了與種種政治與社會因素相關，更與這時代的思想發展密切相關。如果我們說文藝復興期是人們開始關心自己存在、相信思考力而開始企圖發展人類智能的時代，那麼，啓蒙時代則是這種思維開花結果的時代，尤其是政治、科學上，更是已有許多相當程度的系統性之成果深深地影響著人們。

這些成果，且透過一些較具有普及性的途徑被普遍地傳播開來了，十八世紀的法國出現了許多深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例如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透過撰寫戲劇、小說、傳記、歷史、各類評論，影響了當時大量的讀者。而他所傳播的思想之基本信念主要有兩個根源，一是牛頓的新科學，一是洛克的新自由主義哲學。透過這些思想的基礎，表達了一個深刻的概念與新的信仰，即「我們所信賴的信念必須要能有證據支持才行。」（Bryan, 2001：121-123）。

更深入地說，思想家們透過對於人類理性的力量與信任，希望打破當時權威的宗教信仰、與獨裁政權影響下過時的傳統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偏見。這種主

張「以理性來檢視所有事物」的主張，瞭解自然世界與人類生存的空間，不是透過宗教信仰，而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形成一種理智的運動，企圖利用理性思考來瓦解舊傳統社會的無根據價值，追求自由理念背後的精神，即所謂「啓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也可說是「理性的時代」(Bryan, 2001：123-125；Lewis, 1992)。

「啓蒙運動」的結果，讓人們有足夠的思想依據，挑戰著絕對的神權與君權。但是，人們思想雖在改變，政治的威權、無能或無理，卻往往未能因人民的聲音而覺醒，反而經常用更大的壓制力來處置，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反抗的革命力量。1789年發生了法國大革命即是最鮮明的例子，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這個時代，可說是歐洲民主革命運動高潮的時代，卻也是一個混亂不安定的年代。

二、「理性與感性」兩種思維模式在哲學思想發展中的意義

理性(reason)與感性(sensibility)是兩個相對的概念，理性主義(rationalism)者認為，我們可以利用理性(reason)獲取世界的知識，而不需要依賴感官知覺(sense-perception)，感性(sensibility)被理性主義者認為是不可靠的。相對的，經驗主義者(empiricism)認為所有存在事物相關的知識，必須從經驗(experience)中去獲得，不能缺乏感官知覺(sense-perception)的運作(Bryan, 2001：229、231)。

理性與感性這兩個相對的概念，在法國大革命這個時代的哲學思潮中，開始被清楚地強調出來，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藝術表達則是其表現在藝術上的兩個壁壘分明的表達，深具時代意義，此乃本文以此為探討核心之因。但事實上不論在之前或後來的藝術中，其實這兩種思維都隱約隱藏其間，許多藝術與哲學的概念中，雖然有些哲學家較傾向理性的主張，有些傾向感性的主張，但正如同一個人並無法將理性與感性截然分開，不管藝術與哲學中，其實兩者乃一體之兩面，缺一不可，只是當我們論理時所強調的方向與觀物的角度不同罷了。

理性主義的誕生是由天才數學家笛卡兒(R. Descartes, 1596-1650)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觀點開始(Bryan, 2001：86-88)。理性(reason)的概念走過漫長的道路，是人類不斷認識自己、樹立理想、調節規範自身慾望與行為，建立社會、政治、道德規範的智性思維力量。理性曾有過輝煌的成果，從挑戰了極端的神權與君權，到促使西歐國家現代化，理性對現代文明的發展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但也由於走向唯理性主義，以為理性萬能造成一種極端而獨斷性的工具理性(錢中文，2004：27-28)。因此，掀起了一股強烈的懷疑論點之力量。

相對而言，盧梭對於情感的推崇與對於啓蒙運動的各種價值的主張之攻擊，使得盧梭被公認為浪漫主義的先驅，經驗主義者（empiricism）主張掙脫理性的束縛，應讓人類情感表達之本能有宣洩之處，主張應透過感官來關心感受世界（Bryan, 2001：101、129）。這種思維強調回歸自然，以及人的本性，強調直覺、感性與想像力。也影響後來的一股重要的思維方向之類型，19世紀後，如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在哲學上轉向了非理性主義，後來佛洛伊德主義、唯意志主義、生命哲學、存在主義哲學等反理性之哲學紛紛出現，都是此種思維傾向的延伸發展，確實大大地拓展了人類對自我的認識，但似乎也有某種走向極端否定理性的傾向（錢中文，2004：28）。

事實上，不論強調理性或感性相關各類主張，都有某種啓發性，在我們的生活世界中均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認識不同觀點下的立場，可以幫助我們用更多元寬容的態度看待世界萬事萬物。理性與感性的議題在整個西方哲學與藝術發展中，是個很複雜而重要的議題，在不同的哲學家的思想體系裡與藝術風格中都有更細膩的表達。本文僅就兩者做基本上的區分，並分析兩種思維與整個法國大革命時代之關係，以幫助學生了解在這個時代裡，兩種思維分別在藝術表達上的意義與人文意涵。

三、小結

我們以法國大革命此時代背景為例，希望一方面從藝術社會學的角度，瞭解藝術作品與社會事件之間的關係，一方面也能更具體了解相關哲學的發展在藝術中表現的意義，使我們對藝術人文發展的內涵能有更深切的體認，這樣的課程內涵的方向，對培養學生人文素養是很重要的。

一個社會事件，總是有許多複雜的理想與現實的問題，法國大革命號召了無數盲目的崇拜者加入，整個革命過程中，雖有理想卻不完美，一方面過程中出現強取豪奪失控的血腥，另一方面拿破崙仍然想當國王而非實施真正的民主政治，並且對於歐洲鄰國發動攻擊。雖然，當代一些重要而充滿理想性的思想與民主意識能因此更廣泛地被傳播開來，啓迪歐洲各國的革命運動，但是過程卻是充滿恐怖與暴力的（陳沁楨，1991）。

在一個人們的思想受啓蒙運動影響而逐漸轉變的年代裡，社會政治卻依然專制而權威，革命事件是人們為追求「理性」思想下的理想，一股迫使現狀改變的力量；但是實際的過程中的經驗與感受，卻不盡然只是很單純的革命概念，而是許多的恐懼與不安，於是造就了「感性」經驗的表達之強調，這也是「理性」與「感性」兩種思維模式醞釀的大環境。一個大時代的思想與事件，便是如此互相影響。

藉由藝術作品與思想相關的詮釋與分析，將有助於我們幫助學生更深刻地體會這個大時代思想的奧秘與多元性。以下將先就此時代裡兩個相對的思維模式下之風格做比較分析，再分別就其一幅畫作詮釋，以了解不同思維下的藝術風格與表現，並體會藝術家們對同樣法國大革命此一事件，截然不同的觀點。

參、新古典主義 (Neo-classicism) 與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乃這個時代裡之兩個不同思維模式下的藝術風格。

一、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思維的比較

新古典主義強調理性主義，浪漫主義則強調感性。

(一) 新古典主義的思想淵源

這裡我們將說明新古典主義與理性思維的關係、新古典主義的思想淵源，以及其政治立場。

啓蒙時代所強調的理性思維，其基礎是以「人的主體性之自由」為根基，認為人若能理性思考，理性在一種主體自由的狀況下作用時，乃能與萬能的神相媲美，以此來批判一種絕對的神權，強調了人文主義（蔡錚雲，2001）。當時科學新知的發展，啓蒙思想家們的思維，大都與這股反對絕對神權的力量有關。

新古典主義即是追求理性主義這股革命浪潮下的藝術理念，它與法國大革命的政治理念是一致的，也與政治革命理念相結合（江凌青、陳美璇，2009：85；Thuillier, 2003：448）。

不論是新古典主義或是整個啓蒙時代的思想淵源，其實都是源自於文藝復興以來的人文主義精神，西方文明自從文藝復興期就已提出人本身的智慧與創造性發展之觀點，他們透過一種恢復古希臘羅馬文明的古典內涵之訴求，肯定人的智慧之可貴，並鼓勵發展人類智慧，運用思考力去探究真理（董樂山，2005：24-99）。

新古典主義則是延續復興古希臘羅馬精神的文藝復興期傳統，結合啓蒙時代的理性訴求，屬於偏重在理性思維的一種藝術風格，故稱新古典主義，其思想淵源說明如圖3。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新古典主義強調復興古希臘羅馬文明傳統，也重視文藝復興期的藝術理念，更強調追求一種完美而簡約的形式，即意在實踐一種強調人本身的自我實踐與肯定的人文主義精神。這也正是為何新古典主義看似矛盾地一方面強調自己是站在革新的核心位子上，卻又強調復興古文明傳統的原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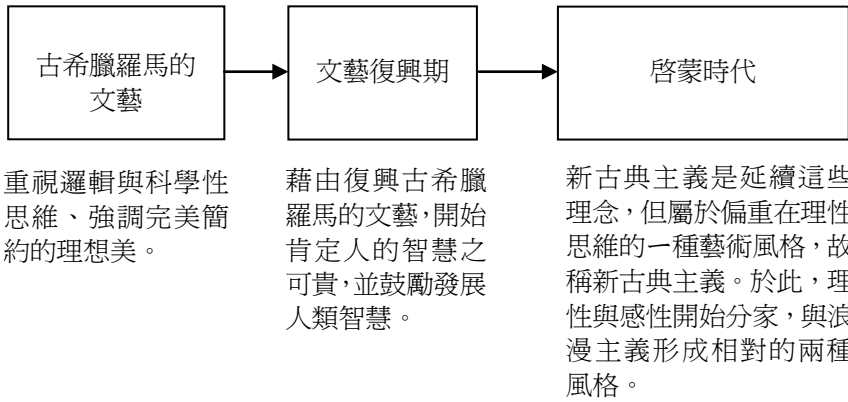


圖 3 新古典主義的思想淵源（資料來源：作者自編）

（二）浪漫主義的感性思維

浪漫主義是新古典主義的一股反動的力量。浪漫主義比強調理性主義的新古典主義更強調個人的自由意識，尤其強調「個人主義」（蔡源煌，1990：12）。

浪漫主義者認為，理性並不能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而引導人到所謂的至善，相反的，認為人的本能、情感、想像以及潛意識不應該受到忽視，人應該打破傳統的枷鎖，追求自由，追求一種精神的解放（郭輝妙，2005）。

就浪漫主義的觀點來看，「理性」（reason）這個名詞，事實上它無形中暗示了對人性的不信賴。相對於浪漫主義的感性訴求，理性主義因為認為唯有藉由理性的訴求，才能使人趨向完美，因此不管在文學或藝術表現上，都強調一種規範，強調人性的洗鍊，往往是將善惡截然二分的，浪漫主義者非常反對這樣的論點（蔡源煌，1990：4）。

因此，浪漫主義的精神則是要透過善惡兼融的觀點，解脫理性約束，尋求活力的脫羈。強調人的感官所及的範疇，並不能廣及宇宙的全部，人必須藉著想像力去察覺不可見的事物（蔡源煌，1990：4-5）。浪漫主義強調的是個人對外在世界的覺察與反應，更強調情感與想像力的重要。

因此，我們會發現浪漫主義的宗教觀點截然不同於新古典主義，她並不是決然地用科學理性的態度去反宗教的權威性，而是如同帕茲（Paz）弔詭的形容「浪漫主義的宗教性是反宗教的、反諷的；而其反宗教是宗教性的、痛苦的。」（蔡錚雲，2001：106）。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發現了兩種同樣是強調民主、自由下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而在這兩種思維模式之下，也造就了兩個不同模式的藝術風格，即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新古典主義強調理性的思維；而浪漫主義強調感性的思維。以下就兩種藝術風格的藝術特徵做進一步分析比較。

二、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藝術特徵

(一) 新古典主義的藝術特徵

新古典主義，對理性主義充滿樂觀的信仰，重視邏輯思考的過程，強調「高貴地簡樸、沉靜的莊嚴」，熱烈地擁抱古希臘、羅馬的古典精神，自視為傳統的繼承者。強調一種至真、至美、至善的境界，將「道德」與「正義」的內容帶進了藝術的領域，喜以法國大革命、史詩等歷史畫的主題為其題材(雨云, 1991: 382; 陳沁楨, 1991; Thuillier, 2003: 448-452)。

藝術形式上追求一種嚴謹而完美的境界，強調素描、技巧，以及過去以來所累積的知識，重視畫面元素、細節之縝密思考，精神上表現秩序、莊重、高貴的單純，與靜謐的偉大。(江凌青、陳美璇, 2009: 85-87; 何政廣, 1999; Thuillier, 2003: 448)

(二) 浪漫主義的藝術特徵

浪漫主義的藝術基本上是新古典主義的一種反動，強調與「理性」相對的「感性」。它不相信有所謂的至善與絕對的真理，因此強調與本能感知外在事物有關的感覺，強調情感、想像力、自由、解放的力量。

浪漫主義的一個重要的訴求是「回歸自然」，崇拜一切與回歸自然本源有關的，如自由、力量、愛、衝突……等可以喚起感情的因素，提升了藝術創作「個性化」的層面，轉而以「心性」、「感情」為依歸(陳沁楨, 1991)。因為浪漫主義強調自由與情感的因素，因此，形式上的表現呈現出筆觸奔放、自由的構圖，強調色彩的運用與戲劇性的張力(郭輝妙, 2005)。

三、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之列表比較

綜合以上的分析，列表如「表 1.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之比較」，對照說明兩者之重要特徵，我們將會更清楚兩者的相關內容。

表 1 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之比較

	新古典主義	浪漫主義
思維	理性 追求完美而永恆的真理	感性 崇拜回歸自然的人類本性
藝術特徵	強調高貴地簡樸、沉靜的莊嚴 形式上追求一種嚴謹而完美的境界，強調素描、技巧，以及過去以來所累積的知識	強調情感、想像力、自由、解放的力量 形式上反對絕對的規則，表現筆觸奔放、自由的構圖、強調色彩的運用
靈感素材傾向	古希臘羅馬	中世紀、東方等異教世界

資料來源：作者自編

肆、〈馬拉之死〉與〈1808年五月三日〉兩件作品之詮釋

針對革命事件，藝術到底要表現革命的理想性？或是將革命的衝突與暴力，人們深處混亂世界的恐懼與不安表現出來？不同的觀點，將導致相當不同的表現。於是，在這個人類開始為追求自由民主、企圖擺脫權威束縛的時代裡，「理性」與「感性」兩種極端不同之思維模式，同時也在藝術作品中展現出來。以下針對〈馬拉之死〉與〈1808年五月三日〉兩幅作品做更深入的分析：

一、大衛的〈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

在法國大革命的時代，這種表達是屬於新古典主義的特徵，描述的是一位革命英雄死亡的事件，表現死者為革命而犧牲，理性而嚴肅地將馬拉死亡的一刻，描述為具有永恆價值的一刻。

大衛本身的政治立場是支持拿破崙的，這個作品所啓示的理性思想，在表達一個為了政治理想而奉獻犧牲的英雄人物。

大衛傾向於表現充滿正義、訓誡的歷史題材，尤其在當時大革命時期，他的風格頗能投合新政府的品味。〈馬拉之死〉是一幅取材自現實環境的作品，畫的是一個積極的革命份子，在沐浴時被偽裝的政治敵人所刺殺，一個激進的革命份子，被轉化成宛如一個虔誠的殉道者。（雨云，1991：382；唐忠珊，2006；陳沁楨，1991；Croix & Tansey,1980：714）。

一個敘事體的環境，有刀子、傷口、血、信件，但是都非常簡約而含蓄地處理，不帶有激動的情感，沒有血腥的意味，卻利用證據嚴肅地揭露了隱藏在事件背後的痛苦（Croix & Tansey,1980：714）。而這種痛苦更因為準確的線條、簡潔的結構的古典元素，冷靜而不強調色感地，讓人感受到整個事件的沉重，以及他所代表的無限偉大的奉獻與價值。

所表現的是一個理想化的情境。大衛將之處理成一個嚴肅而永恆的一刻，這是來自於大衛的立場與思維，而此種思維是基於新古典主義理性主義之下的理念，他是在追求一種如同古代希臘羅馬價值的理想之美。

二、哥雅的〈1808年五月三日〉(The Third of May, 1808)

這種表達屬於浪漫主義的特質。此畫根據歷史事件描寫西班牙人民遭拿破崙軍隊屠殺的事件，畫面卻強調一種激烈的衝突情感。

在1808年五月二日，拿破崙的軍隊進入西班牙馬德里，一些馬德里的愛國主義者起而反抗，造成馬德里市的流血暴動，隔日，1808年五月三日拿破崙軍隊即對被逮捕的市民進行槍決。此畫畫的是拿破崙軍隊攻進了西班牙後，處決馬德里市民的情景（王娟娟，2001；江凌青、陳美璇，2009：96-97；廖慧貞，2006）。

作品中有哥雅強烈的精神性與焦慮，藝術家用黑暗、強有力的變形，將人性面對死亡時的痛苦、恐懼表露無遺。也許穿著白衣舉著雙手的那人，似有視死如歸的英勇與激昂情緒，但也不免展露其內在的不安與不平。哥雅不像大衛表現〈馬拉之死〉一樣地將人性崇高化，而是將人性赤裸裸地呈現。讓一個血腥的暴力事件，更具內在性地被表露出來。一種不安的情緒張力，不但不加以掩飾，相反的，用更強有力的對立與衝突來表達（從處決執行者與被處決者的距離即可看出其不合理性）。

一個革命事件，雖然有它的正面訴求，但因其手段的暴力性與過程中的種種不完美，其實帶給人民的真實經驗，並非只有正面的意義與價值。

哥雅本身雖為西班牙的宮廷藝術家，但是他與一些思想家的接觸，使他的思想極具批判性，他將一個大革命時代裡的真實事件，用自己主觀感受到的內在，更激情地表現出殘酷而血腥的畫面。

此作品的表達方式，正啟示了感性思想的內在力量，彰顯了浪漫主義思維中所強調的一種對於人性與天性的關心。這種思維所展現的，是一種較為人道主義的態度，關心人性與自然的真實現象與需求，而非用一種冠冕堂皇的統一模式或標準來要求人的行為。

三、〈馬拉之死〉與〈1808年五月三日〉兩幅作品之比較

茲將大衛與哥雅之〈馬拉之死〉與〈1808年五月三日〉兩件作品之比較列表如「表2」：

表2 <馬拉之死>與<1808年五月三日>之比較

	<馬拉之死>	<1808年五月三日>
作者	大衛 拿破崙登基後的宮廷藝術家	哥雅 西班牙宮廷藝術家
風格	新古典主義	浪漫主義
思維方式	理性	感性
對革命事件的態度	將革命事件概念化，視為崇高的事業，賦予它絕對的理想性、永恆性價值	對於革命事件沒有絕對崇拜的心理因素，反而強調個人對週遭發生事物直接的感官感受，強調衝突與對立
對人性的關懷立場	讚頌一種崇高的道德與正義	接受人性的多面特質，承認甚至表現人性負面的恐懼、痛苦

資料來源：作者自編

伍、結論

一、新古典主義作品理性思維的啟示

理性講究的是依據與合理的推論，並強調克制不完美的衝動，追求理想與卓越的完美之自我實踐，在<馬拉之死>作品中，大衛將馬拉之死的理性證據都紀實於畫中，透過視覺形象理性述說一個革命英雄如何地為革命而奉獻犧牲，雖需要長時間浸泡藥水治療皮膚病，卻仍不辭辛勞地為革命工作，一邊簽閱文件，更於此時犧牲了性命，死於浴缸中，但生命的價值與崇高性，卻也藉這樣的敘事過程被充分地凸顯出其高貴的人格情操與價值。

因此，革命事件被認為具備理性分析下追求正義的高貴與崇高的價值，值得人們為之奉獻犧牲，我們更尊崇這些犧牲自我的人之崇高情操。在人類民主自由發展的過程中，為追求理想社會，確實需這種理性自我要求與實踐的力量，才能鼓勵人們產生足夠堅強之勇氣、毅力與耐力，去為理想而奮鬥。不僅在革命這樣的事件上，許多歷史上對人類世界有所貢獻的人物，其實都有這樣的特質，在哲學思想研究的領域中，哲學家們儘管觀念不同，不也都有這樣的自我期許，所以才能有不平凡的思想成果。

不過，黑格爾（G.W.F.Hegel,1770-1831）在《信仰與知識》（Faith and Knowledge）一書中曾提出警告，不只是宗教信仰會僵化，理性啟蒙也會墮落。他認為人的信仰若不是基於自由的抉擇會變成盲從；但是同樣的，若是離開了政治自由，「理性主宰」也將成為另一種獨斷（蔡錚雲，2001：101-102）。因此理性主義的信仰也有可能被誤用，如果理性主義被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也難免成為被政治因素所利用。

舉例而言，希特勒將卓越、崇高與完美定義成一種德意志民族至上的帝國主義與英雄主義，將理性與其獨斷政權的統治理念相結合，此乃理性概念明顯地被扭曲誤用之最鮮明的實例。

事實上，理性思維的價值乃在提醒我們去掌握理性客觀的方法，思考社會、文化、制度...等種種的合理性，可以有依據地考驗並論證事物（Ley & Jhonson, 1990），而非無依據地恃性而為，絕對地權威化某些權力。理性思維可以讓我們有合理性的論證與思維，去追求某種具有正義性的理想，但是其誤用卻往往反其道而行，只將理性的表面概念當成手段。因此，當我們引導學生了解理性思維的意義時，對於一種追求正義的合理推論能力，以及強調運用自己的感知與觀察力，覺知現實的種種，批判絕對的權威，是相當重要的。如此才能教育學生擁有合理與理想之批判性，義務感也才不會成為統治者控制思想的手段。

無形當中，理性的合理運用，似乎意味著感知觀察事物真相的能力，也在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因此，理性的完美之自我追尋，必須因感性的覺知能力才能彰顯其對崇高之追求的價值與意義。

在藝術表達方法上的運用也是如此，Hazlitt（1987：86）曾經這樣分析，強調科學與技術性的藝術，必須仰賴一種心思上的自我克制與壓抑，但是藝術上這些基於數字、強調可論證、不斷產出累積的知識，其實都是源自於不同的藝術表面的特質，並非其內在的本質，藝術內在的更高層次與更高貴的本質，並不能只仰賴代表性的量化式的知識，這也是為何新古典主義過度強調藝術技法的特質為人詬病之原因。因為，藝術的技術與規範也是歷史中偉大的藝術家們透過自己感官知覺的運作過程之結果。

總之，理性的思維有助於我們判斷事物時的合理推論，但是配合以一種從觀察事物原始真相的覺知能力卻是其基礎；另一方面，理性的自我要求與追求卓越，確實有其可貴之人類自我實踐的重要價值，但是考慮感性上人性的需求，給予人適度的解放空間，也是合理正義對待人類、關懷人性基本需求之重要態度，基於這種具有正義感的人性關懷態度下的理性態度，也才能彰顯出其追求卓越與崇高的價值。

二、浪漫主義作品感性思維的啟示

在盧梭的《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中，曾說到：「人類生而自由，卻處處被枷鎖束縛。」（黃海鳴，1991：23；Bryan, 2001：126）說明了當我們絕對地要求完美理性地自我克制並追求卓越時，無形當中也壓抑了一種自由情感宣洩的管道。革命的高尚情操，以及對抗強權的勇氣與毅力固然可貴，人面對死亡不免的恐懼卻也無須掩飾，哥雅的作品中，揭示了某種現實的真相，

也接受某種不完美的人性面之存在的空間，試圖讓人的過度壓抑的情感找尋釋放的出口。

浪漫主義重視人性的需求，不絕對地要求完美，因此在浪漫主義〈1808年五月三日〉一畫中，我們看到了強權惡勢力的殘暴，以及人面對死亡時的恐懼、痛苦、絕望……等情緒。哥雅從真實的人生現實經驗中去覺察，使直觀的真相比壓抑克制的真實更為動人，而他觀察事物真相的途徑，也是一種自由而未被壓抑的意識，將他所直覺感受到的現象，以一種極度強烈的方式呈現出來。針對強權的無情與殘酷批判無疑，同時關懷著人性在面對強權的迫害時的脆弱與無助。

浪漫主義追求的真理是感覺而非邏輯的，他們的好奇心並非侷限在固有的框架中被滿足（黃海鳴，1991：23）。Hazlitt（1987：87）曾提到，過去的藝術大師的傑作之所以偉大、崇高，並非因為其比例、深度的透視原則等數字化的概念，而是因為一種自然的力量，一種內在表現的活力與熱情，認為藝術是直覺而強烈的一股力量，無法用數字或論證式的原則來涵蓋，浪漫主義強調的直覺是充滿創造力的。

教育學者 Kesson（1999）曾提出應該在教育中加入一種「想像性的詩意」（*mythopoetic meanings*）之論點，強調應建立學生們的「感覺事物的能力」（*the capacities to feel*）與「體會他人感受的能力」（*the capacities to empathize*），使有能力進而深思生活更深遠的目的與意義。

浪漫主義的感性訴求之思維非常有利於「想像性的詩意」之教育內涵的實踐，不過，「感覺事物的能力」與「體會他人感受的能力」，則必須仰賴一種積極性與關懷心的動力，才能促使感官知覺朝向正向而有意義的方向去追尋，也才能產生動力去關懷與覺知，體會他人的感受。否則若是只依賴人的本性發展，也有可能只是讓貪婪、怠惰、絕對、惡俗、自私自利佔上風，或讓具侵犯他人的欲望縱情而為，誠如錢中文（2004：38）所言的，「流於只是迎合市場需求，或缺乏文化與生命價值追尋的生物性需求」，當這樣的狀況氾濫而行時，往往反而掩蓋了真誠純淨的感性之發展。

因此，以哥雅為例，當他面對強權與世界的不公不義時，其實需要一種勇氣去對抗絕對的權威，當他試圖不被限制地運用感性去覺知並且自我表達的同時，須要理性的積極性與對社會的關懷心做為背後的動力，才能幫助藝術家不畏強權地自由覺知真相，發掘出生命中可貴與動人的內容。也就是說，感性的覺知世界萬物的動能，必須有一種能理性思考生命價值並自我追尋的力量，以及理性反省的自我克制力，才能發展出具有積極生命價值的感知能力，去感知世界，關懷他人。

三、結語

事實上，理性與感性是一體的兩面，理性的自我追尋需因感性的人性關懷才能顯得崇高，以及真正的卓越；而感性的想像力與自我放逐需因理性反省的自我追尋之積極訴求，才能運作並發掘真正動人的內涵。這些哲思性的觀點，乃是人文教育中重要的內涵，可以在教育上延伸運用。

本文的研究與探討，希望能有助於未來相關課程內容之充實。因為過去台灣關於一般性藝術教育相關之課程內容，常常都缺乏學術性質，往往過於粗略而缺乏教育啟發性思維，以堆積之背誦性知識為主，對於學生們學習藝術，無法引導具體哲思性、深思性的內容，常只能停留於膚淺的形式分析與概念化知識。因此本文認為，即使是藝術史中相當一般的內容與看法，仍有必要經過嚴肅的課程內容研究過程，將藝術史與相關思想中的啟示性具體化探究出來，以作為藝術課程內容在教學內容中的具體參考。

參考文獻

- 王娟娟譯（2001）。**哥雅**(P. Rapelli 原著)。台北縣：木馬文化，84-85。
- 江凌青、陳美璇譯（2009）**西洋繪畫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五十位畫家**（David Gariff, Eric Denker, Dennis P. Weller 原著）。台北縣，新一代。
- 何政廣（1999）。新古典主義旗手—大衛。**藝術家**，48(3)，282-283。
- 雨云譯（1991）。**藝術的故事**(E.H.Gombrich 原著)。台北：聯經。
- 唐忠珊（2006）。歐洲藝壇--從洛可可到新古典主義：法國巴黎賈克瑪·安德列博物館之大衛展。**藝術家**，62(2)，410-419。
- 陳沁楨（1991）。現代繪畫前史—新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美育**，第 12 期，10-23。
- 黃海鳴（1991）。**從浪漫主義到新浪漫**。台南市：藝術家。
- 郭輝妙（2005）。浪漫主義之先驅—從哥雅的黑色繪畫談起。**史博館學報**，第 32 期，25-48。
- 張心龍（1998）。**新古典浪漫之旅**。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廖慧貞譯（2006）。**哥雅：既華麗浪漫又殘酷寫實**（Jeanine Baticle 原著）。台北市：時報文化。
- 董樂山譯（2005）。**西方人文主義傳統**(Alan Bullock 原著)。台北：究竟。
- 蔡源煌（1990）。**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雅典。

專論

- 潘籐 (2001)。法國美術之新古典主義。《藝術家》，53(3)，332-339。
- 蔡錚雲 (2001)。《從現象學到後現代》。台北：五南。
- 錢中文 (2004)。《文學新理性精神》。台北，洪葉文化。
- 謝攸青 (2006)。《後現代藝術教育：理論建構與實例設計》。嘉義市：濤石文化。
- Bryan, M. (2001) .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London: Dorlinh Kindersley.
- Croix, H. d. l & Tansey, R. G. (1980) . *Art through the ages* (Gardner. Tr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 Efland, A. D., Freedman, K., & Stuhr, P. (1996) . *Postmodern art education : An approach to curriculum*. Reston, VA : The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 Hazlitt, W. (1987) .Why the arts are not progressive? In *Romantic critical essays*. David Bromwich (ED) , Brita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4-88.
- Jagodzinski, J. (1991) . A para-critical/sitical/sightical reading of Ralph Smith's excellence in art educa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in Art Education*, 11, 119-59.
- Kesson, K. R. (1999) .Toward a curriculum of mythopoetic meaning. In *Understanding democratic curriculum leadership*. J. G. Henderson, K.R.Kesson (ED) , NY: Teachers College, 84-105.
- Ley, R. D. & Jonson, L. E. (1990) . Selecing social goals: alternative concepts of rationality: both the orthodox and the heterodox must be able to explain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value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49 (4), 469-481.
- Lewis, H. (1992)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The European dream of progress and enlightenment*. Retrieved Novembe 20, 2010, from http://history-world.org/age_of_enlightenment.htm
- Pearse , H. (1997) . Doing otherwise: art education praxis in a postpadigmatic world. In *Art education : content and practice in a postmodern era*. J. W. Hutchens & M. S. Suggs (Ed), Reston, VA : The National Art Education Association, 31- 9.
- Thuillier, J. (2003) . *History of art* (Deke Dusinberre) . Trans. Spain: JCG.

The Significance of two Artworks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era —“The Death of Marat” and “The Third of May, 1808” —for Humanities Education

Hsieh, Yu-Ching

This paper interprets two artworks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era –

“The death of Marat” and “The Third of May, 1808” — to compare their rational and sensuous styles, examine the artist's inspiration, and to link the art content to humanity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essay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ost-modern art education, that “art is a product of culture”. We'll view artwork as a process in human culture and life, and examine how people participate in that culture. The essay also propose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artwork's meaning can enrich the humanities educational curriculum.

In the enlightened period, reason and sensibility were two primary contrasting ways of thoughts approaching reality. “The death of Marat” is a work of Neo-classicism, and “The Third of May, 1808” is a work of Romanticism. Neo-classicism and Romanticism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ssues of reason and sensibility, respectively.

In “The death of Marat”, the depiction of Marat feels peaceful, moderate, and sublime. It is about a hero's death and expresses an eternal value of reason, urging people to pursue their own ideal. In contrast, “The Third of May, 1808” shows people who are fragile and fear, while being willing to sacrifice when they face death. The image shows the feeling deep in people's heart and manifests a passionate love of humanity and nature.

Through these two works, we understand how these two approaches affect people's thinking and values. Finally, the essay relays the inspiration for these two artworks and the artists' thoughts, to expose potential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how we can use their messages .

Keywords: Neo-classicism, Romanticism, humanities education, reason, sensibility

Hsieh, Yu-Ching, Associate-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專論